

星空深处

S t a r S w e e p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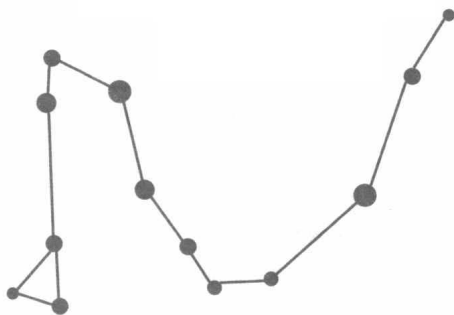
〔美〕范诗蓉 著
蒋一书 译

她被带到了一个遥远的陌生星球上，在那里，
她揭开了地球外星盟友的秘密，粉碎了她所知道的一切……

星空深处

S t a r S w e p t

〔美〕范诗蓉 著 蒋一书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空深处 / (美) 范诗蓉 (Mary Fan) 著 ; 蒋一书
译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8.12

ISBN 978-7-5171-3054-3

I . ①星… II . ①范… ②蒋…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10388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 01-2019-0728

策 划 人 : 王昕朋

责任编辑 : 史会美 崔文婷

责任校对 : 代青霞

出版统筹 : 李满意

责任印制 : 佟贵兆

封面设计 : 仙 境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1号

邮 编 : 100088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hs.cn

E-mail :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9印张

字 数 235千字

定 价 45.00元 ISBN 978-7-5171-3054-3

目录

Contents

第一幕

地球一隅的艺术学院 / 1

第二幕

异星世界的文明城市 / 145

——第一幕 地球一隅的艺术学院——

第一章

我一直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值得被重视。梦想需要靠努力挣得，可内心的恐慌却与日俱增，我害怕永远无法成为那种有价值的人。

脚步声很响，我走得太快，几乎是在跑了。但不管走得多快，脑海里疾风骤雨般的念头都紧随其后：如果我的排名一直不上升怎么办？如果在找到一位赞助人前，我已经超过了在帕皮里奥学院就读的年龄怎么办？如果我永远也达不到他们的标准怎么办？

其他人都睡了。我很羡慕他们能睡得着。宵禁时间早就过了，但我实在受不了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感觉，所以出了宿舍。只要待在学校，那些看守应该就不会管太多，何况我也没打算去别的地方。学校的围墙外是一大片荒芜的森林，森林边有一座人烟稀少的小镇，那是山茱萸镇。帕皮里奥的创始人将学校建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也是觉得这样就不会有其他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平时总是匆匆忙忙的，根本无暇顾及这种空间带来的逼仄感，可此刻，我想逃离这里。

我仰头看向星空，想知道我住在阿垂亚星球的母亲怎么样了，她在帕皮里奥的时候，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焦虑。夜空中，人造卫星在群星中闪烁着红色和蓝色的光，这是政府为了阻断阿垂亚人的心灵感应而设置的力场发生器。它们似乎比以前更密集了。米洛告诉我，政府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外星盟友了。我想也是。虽说阿垂亚人对我们使用心灵感应会破坏星际和平协议，可这些卫星的存在本身便说明我们的政府并不相信阿垂亚人会遵守那份协议。

荣耀之墙在广场中央发出微光。高达六米多的墙上，雕饰着各种繁复的作品：乐器、舞鞋、面具和其他代表着帕皮里奥六艺的标志。在黑色墙面

的衬托下，闪烁着蓝光的校友姓名微微浮动。一些名字那么光芒四射，让人难以转移视线；一些则显得那么黯淡苍白，几乎要从视线里消失了。

这面墙总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倒不仅仅是因为外形——我才一米五多一点儿，已经习惯了仰视别人。让我感到自己渺小的，是这些名字。他们都是帕皮里奥学院最优秀的人。他们天赋绝伦，又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天赋。他们居住在星空深处某个辉煌灿烂的世界。虽然艺术家在地球上也有一席之地，但数量极少，只有少数出身富裕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在地球上当艺术家的费用。这个时代也有精英，他们让我想起歌剧和芭蕾舞剧中出现的皇室贵族——人数虽少，但手掌大权。他们拥有的东西那么多，留给其他人的却那么少。这不公平。可根据协议，阿垂亚人可以从像帕皮里奥学院这样的专门学校招聘人才。我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了，至少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墙上的名字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眼看去，根本找不到我母亲。我没觉得奇怪。她并不是出类拔萃的那种——她在超龄的前两周才被雇为乐团成员。这么一想，我又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的。可话说回来，她十五岁就进入了前五百名，而我到现在还没有进前一千名。帕皮里奥学院进入排名统计的演奏者也不过一千五百名左右，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悲从中来。

我把手按在光滑的墙面上，悄声说：“希亚·雷。”周围一派寂静，只有柔和的电子声嗡鸣着。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声音显得格外突兀，让人有点不安。墙面在掌心下发出白光。光线在阴影间游走，让我的手看起来像某种五条腿的昆虫——我的手指很长，瘦骨嶙峋，像昆虫的腿：细小，但异常灵活。这双手并不好看，但好在可以拉得一手好琴。这遗传自我妈。事实上，除了我的脸，我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她的痕迹。我父母都是东亚人，我看不出自己是像我妈多一些，还是像我爸多一些。但从那张我看过无数次的照片来说，我圆圆的大眼睛和短翘的鼻子一定遗传自我爸。

一条红线圈住了妈妈的名字。我看到她的名字在墙的底部漂着，字体

微小而模糊。她的全息投影闪动了几下，渐渐浮现。我收回了手。这是她即将去往阿垂亚时拍的照片。我想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仍和二十岁时一样美。我想过要像她一样，把头发剪短，但每次想到我的一头长发，又不忍心了。

她脸上泛着金光，皮肤光滑，正靠着红色小提琴的琴头，她的手指则轻抚着琴身柔和的曲线。她周身环绕着如鹰羽一般的强烈的光芒。她当时只比现在的我大五岁，却显得那么成熟而富有魅力。

五年，我只剩下五年时间来证明自己。学校只有这么多名额，而且每周都会在校外选拔更有天赋的学生。如果到二十一岁还没有人雇我，帕皮里奥就会毫不留情地把我踢出去。我告诉自己，这很公平，毕竟要给新鲜血液腾出空间。我又告诉自己，我会有机会的。如果幸运的话，他们也许还能给我在合作院校安排就职——作为导师或者看守。如果帕皮里奥有人退休的话，说不定还能留在本校。但更可能的结果是，我会被送去工厂。这就是我爸的亲身经历。根据学校的记录，他被送去了加州的一个纺织厂，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载。

拒绝分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其他方法找工作。托科技发展的福，留给人类的工作岗位并不多，哪怕有时候人工比机器还要便宜。

我的目光转向母亲肖像下的文字：“由坎达尔家族赞助，2255年。”也就是说十三年前，她还和她的赞助人在一起。但这么长时间以来，她没有从阿垂亚传来任何消息。我努力地站在她的角度思考，毕竟星际通讯的管控很严格，而且由于技术支持和许可证书的成本太高，星际通讯太费钱。她挣到的大部分工资都流回了帕皮里奥，用来偿还她在学校的教育贷款。我想她还会给父亲寄钱。大多数校友偿清学校的债务后，都会倾尽所有来供养他们在地球上的家人。

爸爸也背负着同样的债务，只是他不得不用一个体力劳动者微薄的薪资来偿还。即使我们身处同一个国家，他也付不起通讯费用。

虽说如此，父母的杳无音讯依然让我觉得失落。我也想主动联系他们，但学校的电脑与外面的世界是隔绝的。帕皮里奥不允许学生受到任何干扰。父母给我留下的，只有几句充满爱意的话语，它们被保存在我的林克斯档案中。林克斯档案是每个学生刚到达学校就建好的，哪怕像我这样就出生在这里的人，也是如此。大部分学生都要经过重重面试才能入学，而在学校出生的学生则被自动录取。我情愿相信我的出生是父母的自主选择，相信他们即使知道在我会说话前就要离开，也想生下我——有了赞助人后，他们必须签订禁止艺术家结婚的合同；我情愿相信他们想要体会抚养孩子的乐趣。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的出生得感谢那有百分之五概率失效的避孕药。

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前百分之五。

最开始就占着优势的是我，现在远远落后的也是我，这种认知让我更鲜明地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也更觉得难堪。母亲锐利的目光透过投影，仿佛在指责我的不争气。

“对不起，妈妈，”我喃喃道，“我会更加努力的。也许哪天，我就去阿垂亚找你了。”

我的梦想是进入坎达尔家族的乐团，像妈妈一样。也许和妈妈一起，我们能赚到足够的钱，把爸爸也接来阿垂亚。在那个我难以想象的新世界里，一家人重新团聚。

我朝母亲闪闪发亮的投影伸出手，深深地凝视着她。我对她几乎没什么记忆，可为什么我却如此想念她？我完全不记得父亲了，因为他是超龄退学的，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这面墙上。而关于母亲，我至少还能看看她学生时代的表演。

我收回手，低声说：“播放档案。”

舞台的全息投影出现在眼前。母亲站在中央，身上穿着一件飘逸的银色连衣裙，光艳照人。她拉动琴弦。强烈而奔放的和弦在我的耳边萦绕。

她的演奏激情洋溢，但总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是细节。她奏出的音符在空中呼啸而过，就像画笔用力过猛，只在画布上留下草率的笔触，而缺少一种微妙的细节。创造真正的美正需要这样细微的差别。

这反而鼓励了我。母亲的演奏也有缺陷，但她仍然得到了赞助，那是因为她从未放弃。那么我也不应该放弃。

一曲终了，她淡淡微笑。我和录像里的观众一起鼓掌。也许在阿垂亚，她也在微笑，和我在想着她一样，也在想着我。

“结束播放。”我说。母亲的影像消失不见。我凝视着那些在墙上浮游的名字。“茵那·哈凡娜”在顶端闪耀，她辉煌的成绩凌驾一切。所有人都想成为她。她出身贫困，现在却是帕皮里奥毕业生中伟大的女高音之一。阿垂亚人为了她争抢不休，他们争相抛出更高的价格，希望能成为她的赞助人。她最终挣够了钱，把家人从山茱萸镇搬了出来，一起去了阿垂亚。

阿垂亚人如此重视地球的艺术，我觉得很奇妙。能让他们如此垂青，我想我们必须得谢谢卡特琳·卡明斯基。她是阿垂亚人第一个真正痴迷的地球人，一名杰出的高空杂技演员。几十年前，她以一种在阿垂亚无人能及的方式俘获了他们的心。荣耀之墙上有一尊她的银色雕像，她的四肢包裹在冰冻的丝绸里，奇丽地扭曲着。

我看了看腕表，细长的黑色表带上，闪烁着白色的“12:56”。比我想象得要晚。我离开广场，走进两栋混凝土建筑间的一条小巷，准备回弦乐部门的宿舍。

一阵尖锐的机械蜂鸣声划破寂静。警报灯闪个不停，满世界都变成了红色。我僵住了。发生了什么？一道身影朝我飞奔而来。从他的身形来看，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男孩，再说也没有人可以在这里待到成为“男人”。学校里住的只有学生，导师和其他工作人员要不住在山茱萸镇，要不住在远天远地的其他地方。

他回头扫了一眼身后。他是谁？他为什么要逃跑？

“立即停下！”扬声器里，一个低沉的声音咆哮着。一整排银色的安保机器人滚动着黑色的大轮子，不断朝那个男孩逼近。

他们为什么要抓他？如果他们发现我，会不会也来抓我？我应该现在就逃跑，或者藏起来，总之得做点什么。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僵硬地顺着原路往回走。我心跳如擂鼓，感觉随时都要崩溃。

炫目的白光淹没了整个广场。高大的安保机器人从小巷里鱼贯而出。他们金属脑袋上的红色信号灯疯狂闪烁，齐声重复着：“立即停下！”

这话一定是对我说的——他们正直直朝我过来。我在离墙几厘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忍不住颤抖。如果不服从他们的命令，我不敢想象他们会做出什么。

突然，有人从身后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吓得差点跳起来。但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他就把我转过身去，正面对着他。

我倒吸一口冷气，他低下头盯着我，浓密的黑发在灯光下泛着微光。他过于强势的眼神让我近乎窒息。他的皮肤是琥珀色的，笔直的眉毛下，湛蓝色的眼睛透出一种空灵的冷光。他不是地球人，他是阿垂亚人。我两眼发呆，不知所措，根本无法从他催眠般的凝视中移开视线。我从没见过像他这样的脸庞，他的面部轮廓如雕像一样完美，皮肤细腻而光滑。这张脸如此美丽又如此凶悍，让我觉得害怕。

他是怎么进来的？帕皮里奥学院有严格的准入规定，即使是学生的家人，除非在探视时间，也不可以进来。他来这里想干什么？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对视了一会儿。他的凝视让我莫名有些心浮气躁。他仿佛在试着读懂我的心思。不好——他确实能读心。心灵感应阻断卫星只有在离阿垂亚人几米远时才有效。而我们靠得这么近，只要他想，就可以知道我的每一个想法。他在窥视我的思维吗？我的心也跟着颤抖起来。我真的害怕了，我知道我应该逃跑，但全身仿佛麻痹了，丝毫动弹不得。

他停止了凝视，眼珠飞速旋转。他的脸上闪过各种表情——害怕、愤

怒、恐慌，奇怪的是，他的脸上还出现了类似胜利后的得意。他转向我，带着恳求的神色。

“拿着。”他的声音有着阿垂亚人特有的干脆利落。他抓住我的手，把一块椭圆形的、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按在我掌心，“别让他们拿走了。”

我收拢手指，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冻结。”一个安保机器人的机械声在我耳边响起。

阿垂亚男孩从我身边跃过，飞速跑开了。可没跑几步，就被一道白色闪光吞没。是麻醉冲击波——白色的光表示这一击并不会危及他的性命。他倒在地上，六七个安保机器人围了过来，举起武器。

我吓得不断后退，背上被什么钝钝的东西刺到，我知道自己靠上了墙壁边缘的雕塑。

我盯着那个男孩。他已经失去了意识，被机器人重重包围。他绝不比我大多少。出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想要保护他。我不认识他，可想到他会被那些无情的机器人带走，就有点无法接受。

别做傻事，爱瑞丝。如果安保机器人在追捕他，说明他是个危险分子。我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警告道。

而且他还会心灵感应。我从没遇到过阿垂亚人，不知道心灵感应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是他把这个念头植入了我的大脑。可又怎么样呢？如果他真的读懂了我的心，那他一定知道我并不值得托付。我连和导师争论的勇气都没有，更别说和安保系统作对。

一个机器人转动轮盘朝我驶来。它至少有我的五倍大。机器人手臂末端的黑色武器指着我。我什么也没做啊，可它知道吗？我尽力后退。墙上的雕塑刺进了皮肤，我感到一阵钝痛，不得不停了下来。

我突然意识到，我手里还抓着那个阿垂亚男孩给我的东西。安保机器人一定要搜走他带来的所有东西。新生的恐惧让我骨头缝里都冒出凉意。机器人离我越来越近，我也抖得越来越厉害。我应该趁着现在还有机会，

上交这个违禁品。不然的话，学校会开除我，而我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梦想也将毁于一旦。

但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毕竟是因为它浪费了时间被抓的，而且他把它托付给了我。我久久地看着他的脸，犹豫不决。尽管他双眼紧闭，但他身上的某种气质深深打动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穿着。简单的黑色裤子和黑色T恤，与米洛穿的舞蹈服一样。他是……他只是一个男孩。就算是外星人，但这样看过去，和我们也没什么不同。

可如果他能读懂我的心思，知道我可信？他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才决定相信我？他到底是谁？又为什么而来？

无数问题在我脑海盘旋。我心中有一个强大的声音，告诉我不该为一个陌生人冒险，但好奇心最终克服了恐惧。学校从来不告诉我任何事——他们不喜欢看到学生对学习以外的任何事情产生兴趣。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何况那个男孩现在不可能操纵我的思维了——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把东西交给安保机器人意味着破坏我获知真相的机会，也意味着背叛。

我不能那么做。

机器人停在我面前。要么现在就交上去，否则就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了。我把手移向身后，摸索着墙壁的边缘雕饰。手指碰到了一处缝隙，我把那个东西推了进去，尽可能地把它塞进最深处。

机器人没有眼睛，可它似乎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你的名字。”

“爱……爱瑞丝·雷。”我在背后握紧了拳头，手心却空无一物。温度顺着每一寸皮肤消失，脸上一片冰凉。我忐忑不安，它看到我做了什么吗？

黄色的光雾从机器人黑色的躯壳里发射出来，把我包围，形成了一团全息薄雾。“跟我来，爱瑞丝·雷。你需要接受质询。”它向前滚动着。

我不得不跟上。如果离开了全息薄雾的边界，就会响起警报。这个机器人没有搜我身，所以安保人员一定没发现我把那个东西藏起来了。至少我现在是安全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孩。他很瘦，肩膀却很宽。他身体两侧的两个机器人伸出金属绳索，缠绕住他修长的双腿，把他的手臂固定在身体两侧。看到他被绑起来，我心里开始惶恐不安。一个机器人靠近他，用绳子把他吊了起来，然后开走了。其他机器跟在后面，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不禁觉得自己确实该救救他。

第二章

我在铁桌下绞着手指。对面的椅子还空着，不知道安保联系的官方人员是否会亲自出面。门上的名牌写着“麦迪娜夫人”，但我不知道她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纪律问题被送来办公室。

我当时在想什么？看守虽然一直都在巡视，但我看到过很多违反规则的人没被惩罚，可见他们并不时刻都在监视。但愿我今晚就在他们的盲区。

椅子上方，有灯光开始闪烁起来，过了一会儿，一个棕发女人的全息投影出现在我对面。

“你好，爱瑞丝。我知道现在已经很晚了，所以我会尽快。我对所有安全漏洞都非常重视，毕竟确保你们的安全是我的职责。宵禁后你在广场上做什么？”

“我睡不着，所以就去了荣耀之墙，想看看我母亲。”尽管我说的是实话，可因为紧张，声音还是有一丝颤抖，“她给了我很多启发。”

“真是感人。”麦迪娜夫人提了提嘴角，但很难说她有没有笑，“入侵者想让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

麦迪娜夫人眯起眼。“你不用担心，爱瑞丝，但我想提醒你，本校的规章制度非常严格。”她声音不大，但低沉的声音里压着一种令人心慌的严厉，“不遵守规则会被开除。由于这个男孩的犯罪行为发生在学校，我们可以自己处理，但如果需要，也可以让当局介入。”

我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他做了什么？”

“他非法侵入地球。你也许觉得这并不算什么，但我们两个世界的关系处在十分微妙的平衡里。如果他再干了什么坏事，比如偷了什么东西，或者伤害了什么人，就会引发星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他做什么。安保看到他对你说话了，他想做什么？”

“我也想知道。”我睁大眼睛，来掩饰自己，免遭她犀利而审视的目光，“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就被抓住了。”

“他到底对你说了什么？”

我觉得肺好像被攥成了一团，呼吸困难。如果被开除，就再也不能演奏中提琴了。我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冒这样的风险？

我闭上眼睛，假装在回忆，其实只是想从麦迪娜夫人冰冷的眼神中解脱出来，得到片刻喘息。阿垂亚男孩那张惊艳的面孔出现在我的脑海，他颧骨的角度，下巴的棱角，嘴唇的线条，尤其是那双凶悍的眼睛，照亮了我内心的昏暗。关于阿垂亚人，全息投影上呈现的一切，都不如我今夜亲眼所看到的震撼。

他是谁？如果不是遇见他，我可能永远不会有这种挫败感。所有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撕裂成一个巨大的空洞，只有他才能填补。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只有一次机会，而这机会便是塞在墙缝里的那个外星装置。在广场上，我已经做出选择了，而我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他说的是阿垂亚语，”我睁开眼，暗下决心，“我只知道——”

“我们不指望你能听懂他的语言。”麦迪娜夫人打断了我，“谢谢你的

配合。”

我眨了眨眼，惊讶于她突然的转变。但我并不打算问为什么。至少我不用伪造一些陌生的音节，然后侥幸地盼望她不知道那是我凭空捏造的。

麦迪娜夫人站起来：“学校目前处于封锁状态，但我会派一个安保机器人护送你回宿舍。如果你还想到了什么，请立即告诉我。”

“是的，夫人。”全息影像闪烁着消失了，我长舒一口气。

浓雾笼罩着校园。晨曦中，路面呈现出一种晦暗的灰蓝色。我身上的连衣裙也是这个颜色，让我有一种正渐渐消失在这灰蓝色背景中的错觉。

我快步跑进广场，告诉自己那个东西一定还在原处。如果有人发现了它，安保肯定早找上门了。虽然一小时前他们已经解除封锁，但我还是担心走太快会让人怀疑。

黑色的雕饰在墙上投下黑色的影子。我张望了一下四周，确认没有人在附近。当然，看守仍然在巡视，我必须保持警惕。

我小心翼翼地转身，试图恢复当时藏东西的情境。我将手伸向背后，碰到了缝隙，我用手指摸索了一遍，喉咙因兴奋而发紧。我转过身去，发现我的手伸进了石头做的大铃铛里。我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晃动那个东西，直到它有了松动的迹象。

我待在墙壁的阴影里，低头翻看手里的物品。它是一块光滑的椭圆形石头，宽约两厘米，长约四厘米。黑色的表面上，有蚀刻的线条蜿蜒穿过。这些线条一定是阿垂亚人的某种文字或者符号，但我一个也看不懂。

“爱瑞丝？”

是艾斯特拉，她的声音极具迷惑力，像个天真的少女。我收拢手指，合住掌心，转身面对她说道：“早上好！”我注意到她把她的红色卷发拉直了，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我又继续说：“我……呃……新发型真好看。”

她低头看着我，绿眼睛眯了起来。我把手藏在背后，在她的注视下不

由自主地后退。她的脸很宽，颧骨凸出，五官深邃，有一种很专横的气质。她说：“少摆出一副虚伪的样子。”

“什么？”

“你以为说好话就能哄住我？”她压低声音，粗暴地对我说，“我知道你觊觎我的位置，有本事就来啊。”

我目瞪口呆。艾斯特拉是中提琴组的首席——每个中提琴手都想要登上她的位置。她为什么偏偏把我单拎出来？“我——”

“你不配待在这里。”艾斯特拉怒目而视，“在我们不得不为自己拼出一条路的时候，你却直接继承了入学资格，这公平吗？我父母为了让我来这里，做出了多大牺牲，你知道吗？”

如果我毒舌一点，就可以告诉她，如果她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足够的天赋，她的父母就用不着牺牲任何东西。帕皮里奥学院为所有在山茱萸镇出生的三岁小孩提供免费的初级教育，让他们学习最适合自己的艺术。那些表现出色的学生可以获得第二年的免费教育，然后是第三年、第四年，以此类推，直到帕皮里奥学院认为他们准备好被正式录取了——或者直到另一所学校的招生人员为他们提供了录取名额。不符合条件的孩子的家庭可以支付费用，继续训练。但据我所知，那不是一笔小花销。如果艾斯特拉是个天才，而不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那么就能大大节省父母的开支。

但我不想伤害艾斯特拉，尽管她似乎在尽全力伤害我。我不想和她打起来，尤其是在我还紧紧握着一个秘密的情况下。

我一言不发，从她身边走过，然后快步跑开。过了一会儿，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她没追上来。我停下来喘口气，心想，她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我左手仍紧握着阿垂亚男孩给我的那个东西，因为握得太紧，手指有点抽筋。我松开手，物体表面的曲线在我手掌留下了印痕。

我突然不再关心什么艾斯特拉，什么排名，或者其他东西。那个阿垂亚男孩的脸在我脑海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就像这些莫名其妙的痕迹，就